

腊八,那一抹飘香的记忆

●梭梭



小时候,我喜欢过腊八。每当翻开一本新日历时,我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盼过年。腊八是腊月的第一个节日,因此,人们有了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的说法。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八粥,喝几天,哩哩啦啦二十三,糖瓜粘;二十四,扫房子……”刚进腊月妈妈便会给我们哼上这样一段民谣,并告诉我,她小时候要想吃上一顿腊八粥那是一种奢望。妈妈的童年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长大的,从小营养不良的妈妈身体一直非常瘦弱。妈妈盼着能吃上一顿热乎乎的腊八粥,但在那样的日子里,妈妈的童年是苦涩的,但妈妈有一种傲然之气,希望通过学习改变命运,而现实证明妈妈从前的奋斗和努力是有回报的,在妈妈的庇护之下,我的童年过得有滋有味,幸福并快乐着。

我喜欢过年,是从先吃腊八粥开始的。妈妈是个文化人,做饭并非她的强项,但自从有了我之后,妈妈便爱上了做饭。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,要想吃上一顿香喷喷的腊八粥就得在家里做。虽然妈妈工作很忙,但无论妈妈回来多晚,也要为我们做上可口的饭菜。腊八粥是寒冬腊月里抗寒的食物,那

酸酸甜甜的味道是我的最爱。

腊八前两天,妈妈就把提前准备好的红豆拿出来放在桌子上,让我和妹妹一起挑拣豆豆,告诉我们把不好的豆子,坏芽的,还有里面不干净的小土粒拣出来。我和妹妹扎着小马尾,乖乖地坐在桌子边等待着妈妈给我们分豆豆。妈妈把两个小碗交给我们,让我们把拣好的豆豆放在碗里,妈妈和我们一边挑拣豆豆,一边教我们学唱歌,妈妈最爱唱的歌是《妈妈的吻》,至今那歌词我依然记忆犹新“在那遥远的小山村,小呀小山村,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斑,过去的时光难忘怀,妈妈曾给我多少吻 多少吻……”唱着唱着,我发现妈妈的眼角有些湿润,眼里含着泪水。但那时候的我们并没有在意妈妈的感觉,我们张着小嘴卖力地跟着唱着,每当唱到跑调的时候,就情不自禁地笑起来,我们笑得前俯后仰,眼泪都要掉下来了,而妈妈的眼泪却是思念的泪水。

在昏黄的灯光下,我看到妈妈在为我们做腊八粥。她把泡了一晚上的红豆,倒进一个白色的瓷盆里,然后打开水龙头,清澈的水缓缓注入盆中,妈妈双手轻轻搅动着红豆,随着水流的荡漾,一些漂浮在水面上的杂质被妈妈细心地撇去。接着,她点燃炉灶,蓝色的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。不一会儿工夫,锅里的水开始微微沸腾,红豆在水中翻滚着,发出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。这时,妈妈把提前准备好的大米以及五谷倒入锅中,妈妈时而用勺子搅拌一下锅里的红豆,时而关掉火源,确保锅内食物火候均匀。等到谷物煮得差不多的时候,加入冰糖和脱皮的红枣,厨房里弥漫着红豆的香气,那股浓郁的香味直穿胃里,让人垂涎欲滴。冰糖在热锅中慢慢融化与红豆的香味融合在一起,散发出更加诱人的气息。妈妈继续搅拌着锅里的红豆粥,让冰糖充分溶解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熬制,一锅香喷喷的腊八粥做好了。

妈妈对我说:“腊八这一天,不能早起床,就算早起来,也不要打开灯,腊八节就是要黑着过。”那时的我,对妈妈的话深信不疑,我总是乖乖地遵守着这个神秘的规定,克制着自己早起的习惯,即使醒来,也静静地躺在黑暗中,感受着与平日不同的氛围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渐渐明白了这个习俗背后蕴含着前辈们的智慧和対生活的敬畏。

妈妈不让我们早起床,自己却很早就开始在厨房里干活。我们起床时天已亮,热气缭绕的锅沿边游窜出扑鼻的香味,妈妈用铲子给我们一块块地铲着,自己却吃在最后面。我和妹妹最喜欢吃腊八粥里的红枣和核桃仁,为了增加粥的甜度,我还要放几勺白糖。妈妈总是说,小孩子不要多吃糖,对牙齿不好,但我是一个禁不住诱惑的小馋猫,喜欢吃糖,以至于到现在我的牙齿一直不好,落下了牙疼的毛病。而妈妈的叮嘱,成了我童年

里一段独特而温暖的记忆,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中。

冬日的寒风挡不住炉火边浓浓的香味,那是妈妈的味道,更是家的温暖,那黏稠的粥液是妈妈无尽的爱意在舌尖流动,妈妈用爱熬制出的幸福滋味,让我每吃一口都特别开心。然而,成长脚步却是匆匆的,长大了,当我们背上行囊,在一个陌生城市求学奔波的时候,每当过腊八节的时候,妈妈总会给我打电话:“腊八粥准备好了,啥时回家?妈给你炖肉。”那一刻,我心中涌起无尽的感动与思念。

又是一年腊八时,隔着窗户我闻到了腊八粥的香味。这一年冬天,妈妈生病住院了,当我急急赶到医院的时候,医生告诉我,妈妈得了非常严重的病,需要马上手术。这个不幸的消息如雷贯耳,震撼着我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。妈妈住进了北大人民医院,站在手术室外,长达十个小时的等待让我饱受煎熬。此刻,我的心在滴血,不知手术室里的妈妈忍受着怎样的疼痛,但坚强的妈妈是百万个不幸中的幸运,手术非常成功,经过八次化疗的煎熬,苦难的妈妈获得了新生。妈妈说:“住院的这段时间里,是她耽误了我的工作学习,很长时间没有写作了,是她拖累了我。”我轻轻地抚摸着妈妈额头的白发,像从前的妈妈那样吻干了她眼角的泪水,握着妈妈的手说:“妈妈,这段时间虽然没有写文章,但这部伟大而又经典的母爱故事一直写在我心里,我要用一生一世的情怀来读它。”

妈妈出院了,手术还不两个月,就要给我们补做腊八粥,还做了我最爱吃的猪肘子。虽然我们极力干预妈妈不能下地干活,但妈妈对我说:“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,只要心情舒畅了比吃药还管用。”康复后的妈妈改变了从前的生活态度,变得简单而自在,从不纠结于任何小事,我重新收获了母爱,吃到了妈妈给我做的腊八粥,我幸福着,快乐着。

有妈妈的腊八节是温暖的,由妈妈亲手熬制的腊八粥,总有一种特别的味道,舌尖上缭绕着幸福与欢乐。在妈妈的庇护下,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。我望着妈妈一天天衰老的容颜,有一种时光易逝的恐慌。我希望自己能为妈妈身边保驾护航,四年前,为了方便妈妈就医,我把爸妈从老家接到了身边,一方面便于照顾,另一方面呼和浩特就医方便。刚来到新家,妈妈只要有精力就会给我们打扫屋子,虽然我多次劝说,但妈妈总是闲不住。

每到腊八之前,妈妈总是念叨着要给我做粥。望着妈妈瘦弱的身影,我的心在疼痛。在我一再请求之下,妈妈终于答应,我可以做腊八粥了,我学着妈妈的样子,做起了腊八粥。五色的谷物和红红的豆子在锅

里沸腾着,香甜的红枣在锅里翻滚着,我静静地守在煤气炉灶边,望着锅里的食材慢慢地融合、变软,心中满是期待。屋子里升腾着热热的气流,妈妈静静地坐在一边看着我,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,她总是夸奖我做得好,但每次总是吃不多。每当我看到妈妈端着碗吃饭的时候,我心里满是欣慰与感动。此刻,我多么希望时光可以倒流,让我们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虽然我每天的工作学习是忙碌的,但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享受快乐时光,我很开心。以前从不粘油的我喜欢上了做饭,一日三餐,我变着花样给妈妈调剂口味。每到腊八节来临时,我会学着妈妈的样子,拣豆子,剥红枣,准备五谷杂粮,腌制腊八蒜。经过岁月洗礼过的妈妈日渐消瘦,从前性格刚强的妈妈,在我面前依赖得像一个孩子,烛光里的妈妈从青年走到暮年,她用一根根白发编织着岁月的网,用无尽的牵挂与付出,给予了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,我多么希望这样的日子能长一些,再长一些,我害怕每一个夜晚与黎明的到来。

当雪花飘飘的时候,又一个腊八粥飘香的日子到来的时候,我望着窗外,纷纷扬扬的雪花,孤独与寂寞萦绕在身边,在天涯无言的世界里,我静静地饱尝着思念的痛苦。霎时间,我读懂了儿时妈妈和我一起做《妈妈的吻》的时候,眼角的那一滴泪水,也深切地感悟到人世间的无常与无奈。

我想为妈妈再做一次腊八粥,可妈妈却到了遥远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没有病痛,没有疲惫,只有安宁与祥和。此刻,我多希望能再看到妈妈的笑容,再听到她温柔的话语,再品尝她亲手做的腊八粥,但妈妈却去了很远的地方旅游,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这个腊八节,我也没有去做粥,却用画笔画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粥。隔着帘窗,我看到玻璃瓶里还储藏着,去年妈妈给我腌制的腊八蒜,吃一口腊八蒜,那酸辣辣的香味在我齿间留存,那是妈妈留给我最后家的味道。

抖落案前的宣纸,轻轻地掀落两笔锋韵,我把思念寄予笔端,愿南去的大雁带去我的思念,让它轻轻告诉妈妈,现在的我变成了你,你用半生的情缘让我遇见你,我要用一生的情怀把你思念,我借着月光写下一首诗:

傲骨寒梅

寒梅傲雪绽枝头,冷韵幽香绕画楼。
点点红妆思旧忆,丝丝白蕊惹新愁。
遥瞻故里亲颜远,独对霜天泪眼流。
愿借梅花传思绪,心随明月寄情柔。
夜很静,醇香的腊八粥香味在鼻尖萦绕,温馨的回忆跳跃于纸间。在做骨寒梅的思念中,我仿佛闻到了那丝丝滑滑的甜味,那是妈妈的味道。

草木无言

●吕成玉

为孩子们捡柴的主要对象。每当大风过后,我和几个发小戴着形状各异的棉帽,穿着缀满补丁的棉衣,来到南沙窝捡柴火。地面的树枝捡尽后,我们仰起沾满风沙的小脸,望着树上的枝杈,将短棍奋力扔向树头,期望一些树枝掉下来。这里是我们儿时的乐园,那难忘的情景总是出现在梦境,成为乡愁的重要一抹。

寒冷的冬日,我们还有意外的收获。多刺的沙枣树卸下车衣后,吊着几片卷曲的叶片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尤其是那末摘尽的果实,虽然个小,却也满脸通红,格外诱人,成为我们抢摘的甜食物。沙枣树矮矮,像一个刺猬,浑身长满锋芒,划破衣服是常有之事,我们攀爬时格外小心。爬到树上,找一枝丫杈隙立住脚,便忙着采摘。一边采摘,一边将沙枣粒塞入口中。当狭窄的口腔已拒绝更多的沙枣粒入住时,便装入衣服口袋。现在想起,那在风沙中磨砺的小小沙枣,干涩微甜,是儿时最美的小吃。它们栉风沐雨绽放“沙枣花开香满庭”后,又孕育出“沙枣林中树树红”的旖旎秋景,将累累果实奉献给人。这种精神,同样值得大书特书。

红柳是河套地区最常见的自然生植物。它不择地势,安之若素。“红柳摇曳风锦绣,叶飘纷落杏花村。醉吟诗词瘦瘦,秋水无痕空照人。”(当代·蒋红岩)这是对红柳摇曳的姿态,自强不息生命力的热情讴歌。野滩中的红柳,以其抗碱抗旱抗寒的特性,被人们称为冬季旷野中的一道独特的景观。簌簌寒风抖落了碎屑的叶子,裸体更加赤红,形象质朴妖娆。农人们将其收割拉回家中,利用冬闲时间编织箩筐,为第二年农业生产担土送肥做好准备。

生长在村子后面盐碱地的那片红柳林,以其根系发达坚韧,枝条细长柔软,备受村民青睐。它以盐碱为养分,以奉献为天职,默默守护着土色的村庄。

这里曾是我儿时的又一乐园……

今日,在家乡的隆冬季节,有成千上万株品种丰富、形态各异的树木,挺立在空旷的原野,摇曳于公园,守望于纵横交错的道路和车水马龙的街区,以简约之美穿透寒意流淌的大地,让岑寂黯淡的时光孕育生机,积攒着迎春的能量。

我又想到江南的冬日。天空阴晴不定,潮湿阴冷令人

难挨,但仍有不少鲜花张扬着艳丽和芬芳。高大笔直的小叶榕树有序站立在街道两旁,在寒潮的侵袭后依旧葱茏,甚至绿得扎眼,但终究缺少了夏日鲜活翠绿的精神。大海清澈蔚蓝,一层又一层波涛弹奏着不倦的音符,有节奏地拍打着海岸,但远不如夏日铿锵有力,节奏分明。游人或坐着沐浴暖阳,或徜徉于柔软的沙滩,或躺在太阳伞下闭目养神。海岸四周,虽然树木葱郁,竟没有一棵裸露露骨,更没有雪后的玉树琼枝。在这触手可及的温柔之地,总感觉缺少北方冰天雪地中的那份晶莹剔透,那份雄健刚强,那份刺激诱人。

我又将记忆拉回一片枯瘦的田野。那些田埂、地畔和林木中的各种野草,不枝不蔓,随遇而安,无任何庇护,任凭风雪蹂躏,显得渺小无助。它们没有死亡,“只是生命的退让。”若仔细观察,那萧瑟冷寂中蕴藏着一种直面逆境,迎风斗雪,柔中带刚,笃信春回大地的执着信念,隐含着一种江山悲寂我却遗世独立的英雄气概。

我的眼前又浮现出祖父率领我们植树的情景。那是三代人用晨曦和夕阳、用汗水和辛勤种下的一园新颖的构思。那一棵棵幼苗,犹如一排排逗号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长成了秀美的文字,长成了优美的诗句,长成了村庄的一道风景,旖旎着三代人的期盼。

然而,父母搬回城里的第二年,旧址上长出了一栋红房,那片浓浓绿荫和啾啾鸟鸣突然集体消失。当父母永远融入故乡的土地后,我总要找时间回到故乡,站在老屋的旧址旁,仿佛看到阳光穿过茂密的树林,洒下翠绿色的光影。推开时光之门,我看到祖父祖母正咀嚼岁月的沧桑,听到母亲咀嚼猪崽的急迫,嗅到父亲从田野背回的辛劳。我还看见,几位少年匍匐在微弱的油灯下,书写计算着出巢的理想,随之,携带纯真依次飞翔。故乡的这片缱绻,时时飘逸在悠悠的梦境,我用汇汇的乡愁去浇灌,把根牢牢扎在心中。

儿时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,还在记忆的湖海中荡漾。那些熟悉的风景、久违的人和事,常常濡湿我逃离的老眼,如幽兰静放,如松花酿酒,滋润身心,温暖暮年。

三

我喜欢看一切乔木与灌木的落叶在朔风中飘零的姿态,倾听无名之草在雪中埋没后的呻吟,愿从其生命的律动

中,寻觅删繁就简的深刻寓意,探究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我想窥探树与草的内心世界,倾尽全部精力,以赢得“丰富的安静”。用无解的耐心与毅力,破解事物的奥秘;用“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”的自励,揭秘“物有本末,事有终始”的真谛:那树木洗尽铅华的形狀、走势、颜色,血管般的脉络,都有一份通透风雨和阳光的坦率和担当,一份迎接风雪刺破寒冬的孔武与刚毅。正直沉稳、博洋内涵、端庄自信,有无穷张力隐于铮铮铮骨之中。这不正是树和草的灵魂?不也是君子的风范吗?

草木无言,大地有形。无数棵知名的或不知名的树木,在时光的流转中,在无边的旷野,在漠漠的沙漠,在峻峻的山顶,在崎岖的沟壑,凭借顽强的生命力,栉风沐雨,傲雪凌霜,站成规则或零散的姿态,描绘山川的绮梦长卷,陪伴中华儿女迭代有序,生生不息。

无数草根,默默扎根滩涂、壕沟、阡陌、原野,滋生蔓延,盘根错节,用纤细缠绕的根茎,筑成坚固的地下长城,抵御着水土的流失,风沙的侵袭,捍卫着我们的家园。

草木无言,余情常在。草木默默滋养大地,安静地陪伴三餐烟火,四季人生,年复一年,无怨无悔。按照季节的转换,它们总是将最美丽的容颜呈现给人们。“草树知春不久归,百般红紫斗芳菲。”夏日,浓郁的树翼,为人们遮阳挡雨,驱热降暑;茸茸的绿地,悠悠的花香,招我归来,愉悦心情。秋日,它们将五彩斑斓、甘甜醇香的果实奉献给众生。冬日,在无边的旷野上,脱去霓裳的树木,犹如钢筋铁骨,傲气突兀。即使滋润艳美的江南雪,也隐忍着春的消息,犹如极健壮儿子的肌肤。“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,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,深黄的馨口的蜡梅花;雪下面还有冷绿的草茎。”

“物物而不物于物,念念而不念于念。”(《庄子》)面对草木给予的绵延毅力,人们终于觉醒,开始用实际行动倾注深情大爱,煦育治洽,生活优先,绿色发展理念,已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繁茂成脉络风景诗。一道道绿色五线谱弹奏着山河与岁月的交响,一块块迤迤的地毯在城市乡村绚丽着万物安和,一座座花团锦簇的公园蓄虎着返璞归真的旖旎。绿水青山美化了家园,催生了文旅经济,吸引了南来北往的人流。人们沉浸在锦绣山河,呼吸着清洁优质的空气,欣赏着秀美的风光,不断拓宽“金山银山”的路径,让美丽的中国以昂扬姿态走向世界。

冬日的阳光温暖可爱,肥硕的白云以万万姿态横卧于湛蓝的天空。白云苍狗的翅膀,终将引领万物走进姹紫嫣红的春天,捧出岁月淬炼的瑰丽,河水浩荡,晓风扶柳,莺飞草长,百花吐香……回到小区,树木静立,雀鸟欢唱。身上微微发汗,空气中正氤氲着春的气息……

到公园散步,是我退休后每日的必修课。时近三九,河套地区却暖阳高照,夜间最低气温零下14摄氏度,白天气温升至2摄氏度,丝毫没有“一九二九不出手”的寒冷感觉。尽管如此,已近古稀之年的我,仍然棉服裹身,绒帽护首,龙钟之相赫然在列。

走出小区的北大门,街道两旁整齐的树木映入眼帘。这些槐树早已繁花落尽,四五百米高的躯干匀称挺拔,蜿蜒的枝干粗细不一,于肆意伸展中勾勒出疏密有致的轮廓。黧黑的肌肤,V形的树冠,默默静立,享受着冬阳赐予的温煦。远远望去,像镌刻在楼宇上的简笔画。

转至团结路上,道路两旁白杨树的躯干皮滑银晕,高大苍劲,紧束如芒。由于树种不同,有的呈尖塔形,叶脉向上,直耸云天;有的现碗状形,树枝刚劲,无斜无旁。那落尽了树叶的枝丫,犹如脱去了衣服的运动健将,露出块块肌肉和条条筋骨,在冬阳下隐显出刚烈之气。难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,茅盾先生从新疆赴延安途中,看到西北地区生长的白杨树,触景生情写下了著名的《白杨礼赞》,成为人们喜爱、百读不厌的经典散文。白杨树的精神,一直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。

我又想到了冬日旷野上的柳树。它是河套地区的当家树种,是一道独特的风景,也是儿时农家最喜欢的燃火材料,曾用其蕴藏的能量温暖了千家万户。

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”每逢夏日,高高的柳树长满了嫩绿的新叶,张扬的柳枝像千万条绿色丝带轻轻舞动,非常惹人喜爱。经过严寒的侵袭后,它们脱尽金黄的袈裟,只剩下遒劲的躯干和斜逸的虬枝。一些年轻的柳树,身子直立顾长,枝杈布局对称,线条分明,枝干循规蹈矩地伸向天空。上了年纪的,树冠庞大雍容,枝杈如笔走龙蛇,气势磅礴,托举着沧桑之美。站在这蓝得纯粹的天宇下,透过树冠的罅隙仰视,那一览无余的树枝屈曲交织,那枝丫弹落树叶后泄漏的空间疏朗明快,那阳光穿过树枝洒下的斑驳光影千奇百怪。整个树木笔墨渲染均匀,姿态优雅端庄,线条简洁清雅,犹如大自然用最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天然画卷,意境宁静而深邃。

当寒风劲吹时,不少树枝在婆娑的舞姿中缓缓落下,成